

## 纸页上的烟台

□刘瑞荣

我数过你报头的晨霜  
从芝罘湾的第一声汽笛开始  
1945年的硝烟还没散尽  
你就裹着解放区的麦香  
落在朝阳街的石板上  
那时我的祖父用粗粝的手  
抚平你边角的褶皱  
像抚平刚从炮眼里拖出的黎明

我见过你穿不同的衣裳  
有时是土黄色的，印着支前的独轮车  
车辙里盛着海阳秧歌的鼓点  
有时是天蓝色的，缝着改革开放的纽扣  
张裕酒桶里的葡萄  
正顺着你的栏线，酿成甜酒

报亭的灯光曾是我童年的月亮  
父亲总在晚饭前把你带回家  
油墨味混着海菜包子的热气  
在八仙桌的木纹里扎根  
我偷撕过你边角的空白  
画养马岛的马，画崆峒岛的鸥  
后来才知道，那些被我涂鸦的地方  
藏着多少人没说出口的牵挂——  
是渔民在风浪里的祷告  
是纺织女工在夜班灯下的家书  
是老百姓大楼拆除时，整版的叹息

你记得我所有的模样  
记得我第一次吃过鲅鱼饺子时  
嘴角沾着的醋香  
记得吕剧《姊妹易嫁》在剧院上演  
台上三千个巴掌  
如何震落了你版面上的粉笔灰  
记得2003年的雪夜  
你把防疫站的通知，写成暖炉里的炭火  
我们跟着你的字迹排队  
像跟着一串不会迷路的灯笼

80年了，你把铅字熬成了星光  
把版面变成了烟台的模样  
海肠洄游时，你会预留出潮湿的版面  
苹果红了，字里行间就飘着栖霞的霞  
现我在我的老花镜，还能认出  
你报头里藏着的老烟台——  
西南河的槐花香，所城里的青砖墙  
还有那些被你定格的瞬间：  
卖烟子的阿婆，擦皮鞋的少年  
脚手架上，把影子投成新地标轮廓的工人

此刻，我坐在滨海广场的长椅上  
看你的电子屏映着芝罘岛的落日  
那些曾经硌得手心发疼的铅字  
早已长成会呼吸的云  
而我依然习惯，在晨光里等你  
像等一位80岁的老友  
带着整座城市的体温  
轻轻叩响，新一天的门

## 情深意长三十载

□刘学光

自我在《烟台日报》头版发表第一篇文章，至今已经三十年了。

三十年来，《烟台日报》始终在我的梦里，心心相印，情深意长。

“三十而立”，三十年，也是人生长河里奋斗的新起点，梦想成真的新驿站。

三十年里，我在《烟台日报》的阳光惠泽下，如一棵幼苗，沐浴雨露，经历春秋，一路高歌，茁壮成长。

还记得，在与《烟台日报》原党委书记、总编辑王永福先生交谈时，他问我第一篇文章发表在哪里，我立刻回答是《烟台日报》一版“三言两语”栏目里的小言论。这个栏目恰恰是他刚担任《烟台日报》总编辑时，效法《人民日报》一版的“今日谈”而设立的新闻随笔专栏，主要刊发有物、富有针对性、短小精悍的文章。他说，你也是从为报纸写稿起步而踏上散文创作之路的，与我是同路人。他知道我在《烟台日报》刊发的《心中的城》被海外孔子学院纳入教材课本，还特意撰写了评论文章进行鼓励。我受宠若惊，自感惭愧。我深知自己的不足，无颜面对他老人家的赞许。我经常拜读他发表在《烟台日报》上的佳作，反复研读、揣摩精华、学习精髓。

来来往往，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平易近人，随和亲切，一看到我发表在《烟台日报》上的文章，就打电话勉励我，让我感受到一位耄耋老人对年轻作者寄予的厚望。他至今依然笔耕不辍，真为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精神叫好。我只有俯下身子发奋努力、勤奋耕耘，才能够不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

上小学时，作者负责把送到学校的《烟台日报》，带回村子交给大队长；大专毕业后，作者成为《烟台日报》的一名通讯员；转行从事律师职业后，他又成为记者采访的对象，为读者提供法律支持。



## 读者 作者 被采访者

——我与《烟台日报》的半世情缘

□王智光

最早见到《烟台日报》，至今有40多年了。

那时，烟台市还叫烟台地区，我在好几个村组成的联村小学读书。不知为什么，邮递员经常把报纸送到我们这所联村小学，然后由学校的老师把报纸交给我们，送到各大队的书记家里。这个差事看起来很简单，却是美差，不是一般小学生所能得到的。就说我吧，担任班级和少先队干部，政治品行过关，老师十分放心，才有幸当上了“小邮差”。我每次拿着老师让转交的报纸，就像对待一封“鸿毛信”一样，认真谨慎地亲自交给我们大队的书记。

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看报纸是干部的专利，普通社员的信息大都来源于大家户户挂在墙上的有线广播。在捎报纸的过程中，我自然而然就成为我们大队的《烟台日报》的“第一读者”了。那时的报纸是铅字印刷的，排版也比较简单。每次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就能把这份报纸看完，包括报缝和报角的大小广告。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我们公社的新闻报道员在《烟台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头条新闻《公社书记和他的自行车》，讲的是我们公社书记不搞官僚主义、不听汇报、不看报告，亲自骑车下乡到各大队调研，发展农村经济的事迹。这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

后来上了中学，直到读大专，只要有时间到阅览室，我总是习惯性地拿起《烟台日报》，从那上面仔细地了解家乡的发展变化和新人新事。每次把报纸挂上货架，我总会想，哪一天我也能写篇稿子发表在《烟台日报》上？



事情也巧。光荣入党、大专毕业后，我在一个偏僻的乡镇政府参加了工作。

在对口的司法所还没热乎几个月，因工作需要，我就被调任为镇党委新闻报道员，主要工作是向《烟台日报》投稿。为此，镇里还安排我参加了《烟台日报》举办的通讯员培训班。结业时，报社为我们颁发了《通讯员证》。从此，我这个爱好法律的对外经贸专业毕业生就成了《烟台日报》的通讯员。

之后，我发挥高中文科班时的写作特长，用笔发掘农村基层的新人新事。我骑着父母为我配备的凤凰牌飞轮自行车，在那个128.5平方公里、11000多户、36000人口的乡镇往返驰骋，深入采访，自豪地对人介绍自己——“我是咱们镇党委的新闻报道员，《烟台日报》的通讯员”。就像当年我们公社的新闻报道员写的《公社书记和他的自行车》一样，我在通讯员这个岗位上也写出了许多稿件，发表在《烟台日报》上，有的被评为《烟台日报》通讯员百篇好新闻。这个时期的我，每天一收到邮递员送来的报纸，总是着急地查看是否有自己的稿件见报。当然，还有让其他同事羡慕的稿费单！

转行从事律师职业之后，我便很少写稿了，更多的是《烟台日报》的记者对我这个曾经的通讯员、如今的法律人的采访。在《烟台日报》的“周末道德论坛”“民意通热线”以及“法治烟台”等栏目，经常有记者对我的法律观点的采访文章。当然，我胜诉的烟台首例著作权侵权案、在中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的研究成果，以及获评山东省优秀代理诉讼律师、山东省刑事专业律师称号等新闻，《烟台日报》也都予以关注报道。2015年，《烟台日报》主办的《通讯员之友》月刊还专门给我作过封面报道；2020年9月7日，《烟台日报》创刊75周年征文专版，登载了我的《从通讯员到执业律师》。

欣逢《烟台日报》创刊80周年，回想我从《烟台日报》的读者、作者到被采访者的经历，感觉时光如穿越，仿佛就在眼前。直到现在，我仍然坚持每天阅读纸质版的《烟台日报》，做忠实的“铁粉”！

（作者系二级高级律师、山东省刑事专业律师、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

## 作者 编者 读者 有他有你有我

□王明昭



《烟台日报》，相见恨晚。

1985年，随着全国人才流动的大军，我定居于烟台。陌生的城市，有大海的城市，一切都给人以新鲜感。新的人际关系须慢慢建立，新来的外地户要扎根也得慢慢来。妻子说“多个朋友多条路”，我不以为然。政府分房，工作对口，我这个招聘来的人才在大街上走着，脸上的鱼尾纹里填满优越感。烟台，挺好的。我们都挺好的。

《烟台日报》80岁了，与我的年龄相差一二。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与他“兄弟”情深。

1989年2月6日，多么遥远的日子。那天《烟台日报》副刊头题发表了我的散文《过年啦》。到烟台后，这是我的第二篇习作。

那是“八分钱邮票走天下”的时代，但往报纸杂志邮寄稿件，一律免邮费。那时没有手机、电脑，要手拿钢笔在稿纸上写。报社宣传栏那儿有个邮筒，上下班时顺手就能把稿子丢进去，很省事。

我一连几年在《烟台日报》副刊版发表了有关过大年的文章：《神马》《年，进了小院》《大年夜》《唱年戏》。同时，烟台市区有温度、有色彩的风景也经由我的笔，登上了《烟台日报》：《融融春日好垂钓》《飞花溢香一条街》《温馨多彩的夜》《烟台的早晨》《奶奶的小巷》《夏日风流》……这些文章，后来被我结集在我的第一本散文集《黑头发黑眼睛》里，由山海书社出版，

那是“八分钱邮票走天下”的时代，但往报纸杂志邮寄稿件，一律免邮费。那时没有手机、电脑，要手拿钢笔在稿纸上写。报社宣传栏那儿有个邮筒，上下班时顺手就能把稿子丢进去，很省事。

我一连几年在《烟台日报》副刊版发表了有关过大年的文章：《神马》《年，进了小院》《大年夜》《唱年戏》。同时，烟台市区有温度、有色彩的风景也经由我的笔，登上了《烟台日报》：《融融春日好垂钓》《飞花溢香一条街》《温馨多彩的夜》《烟台的早晨》《奶奶的小巷》《夏日风流》……这些文章，后来被我结集在我的第一本散文集《黑头发黑眼睛》里，由山海书社出版，

那是“八分钱邮票走天下”的时代，但往报纸杂志邮寄稿件，一律免邮费。那时没有手机、电脑，要手拿钢笔在稿纸上写。报社宣传栏那儿有个邮筒，上下班时顺手就能把稿子丢进去，很省事。

我一连几年在《烟台日报》副刊版发表了有关过大年的文章：《神马》《年，进了小院》《大年夜》《唱年戏》。同时，烟台市区有温度、有色彩的风景也经由我的笔，登上了《烟台日报》：《融融春日好垂钓》《飞花溢香一条街》《温馨多彩的夜》《烟台的早晨》《奶奶的小巷》《夏日风流》……这些文章，后来被我结集在我的第一本散文集《黑头发黑眼睛》里，由山海书社出版，

那是“八分钱邮票走天下”的时代，但往报纸杂志邮寄稿件，一律免邮费。那时没有手机、电脑，要手拿钢笔在稿纸上写。报社宣传栏那儿有个邮筒，上下班时顺手就能把稿子丢进去，很省事。

那是“八分钱邮票走天下”的时代，但往报纸杂志邮寄稿件，